
相依相隨 同願同行

文/張小紅

前言

每當與別人談及自己的學佛經歷，我總是說：我啊！是個又笨又壞的人。今天能夠活著，還能在這裡笑，完全是因為南太老師的緣故。

我沒能拜見南太老師，但一點都不陌生，因為我們天天在書上見。

幸運的是，網絡時代的信息共享，使有機會求教於南太老師門下——莊嚴可親的首愚法師，尊敬的古國治老師，禪宗大德張老師。

正是由於他們的慈悲教化，以過來人的經驗應機接引，才讓我真正感受到人本來就具有的清淨、無事、高貴。對生命有了正確的認識和努力的方向。

他們於我，豈止是恩重如山所能形容。

浩如煙海的佛經，艱難苦澀的古文，完全靠實證才能懂得的描述，對我來說，如天上的星星般遙遠。南太老師以他的慈悲和智慧，用最淺顯的文字和方式，如此清晰地放在了

我的手中。彷彿他老人家慈祥地挽住你，親切地說：來，我們一起走。然後牽著你的手，不但告訴你怎麼走，現在走到哪裡了，前面還有多遠。連旁邊有什麼風景，多少陷阱，幾多歧路，都給你指得清清楚楚。

聽說，南太老師對於學佛的人，會問這樣的話：「為什麼要學佛？學佛有什麼好處？」

佛法，滿足了我所有的好奇，所有的欲望。

從開始看書，到絕對相信，學習照著去做，是伴著人生中的苦痛行進的。每一次的痛苦，成了追求解脫的最好時機。所以，生活，是我的第一個老師。正如南太老師之言：「其實人生以病苦為師，要遭遇痛苦和身體多病，才容易有道心。又健康、又快活、又功名富貴，一切都得意的話，是不會想修道的。」^[1]

在我學佛過程中，每一步，都有南太老師相伴。其中所經歷的一切，只不過在證實南太老師的話。

年少的困惑與成長的痛苦

在生命早期，我就有一個悲劇性的認知：這一生，大概都不會有幸福了！因為發現個可怕的事實——無論想得到什麼，只要得到了，沒多長時間就不感興趣了。然後，又去追求

另一個東西。永遠的追逐，永遠的不滿足，循環往復，就這樣走向人生的終點，怎麼會幸福？後來才知道，並不只是我這樣。

南太老師說：「一切的眾生，有一個共同的追求目標——離苦得樂。」[2]

這世間有真正的快樂嗎？

童年時期，在鄉下長大。寬敞明亮的瓦屋，圍著木籬笆的菜圃，一排排整齊的蔬菜。門前的池塘裡，有數不清的魚兒，知了在柳樹上叫得很歡。周圍的稻田，一直延伸到遠遠的山腳。晚上看到月亮從山頭冉冉升起，星星在頭頂閃爍，大人們知道很多星名，會教我們認，也會講些演義故事……。

如今，故鄉舊貌不再。

上學後，到了城鎮。面對生疏的父母，少了親近感，又被母親的暴躁脾氣籠罩，小學和初中便生活在不安與怨恨中，甚至一度想到自殺。直到真正學佛後，才認識到，原來母親也是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溫暖與愛，採取的一種自我保護，她的內心還有柔軟無私的一面。但對小小年紀的我，卻造成了那麼大的傷害，以至於影響到我的婚姻。這不能不說

很大一部份是自己的性格缺陷所致，再追究下去，就要歸到三世因果了。

可是，這些，卻成就我學佛的因緣。

長大後，因為對生命的好奇，選擇學醫，近距離接觸了疾病與死亡。無論多麼有錢有勢，年輕有為，甚至剛出生的嬰兒，當他們躺在病床上的時候，是那樣的渺小和無力。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不是權力，不是富貴，甚至不是親情，而是疾病與死亡。很多時候，醫藥並不能帶來效果。所以特魯多醫生說：「偶爾是治癒；常常在幫助；總是去安慰。」可是，怎樣去安慰？

在見證了生命的脆弱同時，也見識了意志的力量。我不是個意志堅強的人，非常害怕，加上與家裡的對抗心理，內外交困，太痛苦了，每天都在問自己：怎麼辦？

尋求之路

為此，我曾在圖書館，翻閱中外的哲學書，又被一大攤概念所困，光是理解他們的文字就是一個宏大的工程，卻發現，他們雖然也挖掘了不少事實，並沒有找到答案，更何況方法了。（這一點，方東美先生《華嚴宗哲學》裡分析得很清楚。）

多年後，看到了《禪海蠹測》：「若如唯識所立：相分、見

分、自證分、證自證分四者，衡諸哲學思想之旨歸，則但為識見之一端耳！……故遍觀哲學思想之理趣，只在見分上立足，學者自身，大抵皆未返自證分之知見，故罅漏百出，罄竹難書。若知自心不得見乎自心，思而得者未必實，識所見者未必真，可入聖道矣！雖然，以《華嚴》十玄門之義，綜合西洋哲學，亦可視為佛法之一門。」

一天，偶爾看到幾則《五燈會元》裡的故事。那些禪師們超然於疾病與死亡的自在，讓我欽羨不已。這是我第一次與禪宗大師的接觸。

（對此，老師有個精闢的總結；「這些描述是果。」）

果實總是甜美芬芳，令人著迷。難怪乎現代人也總是喜歡帶點禪：禪意、禪茶、禪衣、禪旅。南太老師則是：「苟不歷盡此中艱苦，縱饒辯若懸河，義窮淵海，仍是承虛接響，終至流為口頭禪。」[3]

持續的害怕迷茫，讓人不堪重負。終至有一天，感受到連每次吸進來的空氣，都帶著深深的壓迫。

我清楚地記得，當時，從房門走去院子洗手。剛一開龍頭，水嘩地一下，突然腦中豁然開朗：該怎樣就怎樣吧！生病就生病，死就死吧！沒什麼可害怕的。頓時，所有的壓力

都消失了，一切無所畏懼，整個人心平氣和，渾身輕鬆，頗有「打破黑漆桶」的味道。這種情緒沒有保留多久，但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（誠如老師所言：「人生有二種選擇，要麼完全接受現實——認命；要麼學佛。」）

那時，我完全不懂佛法。家裡的祖母非常虔誠地念佛，參加法會，早晚功課從來不誤，但她從沒有講過。出於好奇，也偷偷翻過她的經書，正好看到剝皮為紙，析骨為筆，刺血為墨；還有為救一隻鴿子將自己身體賠上的事，趕快悄悄地闔上。那時，對自己說：長大後，一定要瞭解一下佛法。

結果工作時，去了觀世音菩薩的道場——普陀山。每次香會，世界各地的人如潮般湧來，佛頂山山道，熙熙攘攘，頭都挨到腳了。夏季的橋上，睡滿了人。自然跟著去拜，參加了很多的宗教儀式。也看了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等等，根本看不懂。

接觸到出家的師父，一個借我本佛法常識，基本屬於宗教方面的。一個勸我打坐，卻沒有解釋為什麼。後來他還俗了。

一天，看到寺廟對聯：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」引起了我的疑惑：難道學佛不是為了去極樂世界做神仙？

有次假日，去了空無一人的佛學院，在櫥窗裡看到一篇文章，介紹龍樹菩薩傳奇般的生平。當即為其智慧所折服。恍惚覺得，佛法有深刻的一面。

但實在無法相信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。我的痛苦一如既往。

離開了這些，又轉入文學。發現那些創造者雖留下了優美的作品，他們並不快樂，對人生同樣困惑，遭遇也是非常坎坷，卻不約而同地在歌頌偉大的愛情。唯美純真的愛情，似乎可以永恆，超越生與死的考驗。

文人的筆有著致命的誘惑，想像是豐滿的，現實是骨感的。經歷後，才知道人最愛的只有自己，完全應了南太老師的話：

「很多女生要我講戀愛哲學，我說我不懂，因為戀愛哲學就是：我愛你時就愛你，我不愛你時就不愛你，完全以『我』為中心。每個人都是為『我』，為『自己』，不會真正去愛人；有時即使做到愛人，也是為了『我』的需要而愛。所以說：這個愛的邏輯都是以『我』為中心，由『我』而來。」[8]

最美的遇見

似乎走投無路了。這時，我遇見了南太老師。

第一次邂逅南太老師的書，是在常逛的書店。《藥師經的濟世觀》映入眼簾，心一動，隨手取下。一看，驚為天書：佛經所說居然是真的，生死病痛真的能解脫？特別眼饞書中的那個阿伽陀藥。也念了一段時間書中所傳授的十二藥又名。

說實話，最初，是衝著那一個個神奇般的故事去的。釋迦牟尼佛善於講故事和譬喻，南太老師也是。

南太老師書讀極多，《四庫全書》、《道藏》、《大藏經》全部讀完。連武俠小說都看了十萬多冊。經歷極為豐富獨特，所遇高人奇士也多，世出世間，好多奇聞逸事，隨手拈來，娓娓而道，精彩紛呈，引人入勝，我就像劉姥姥入大觀園一樣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同時，南太老師採用獨特的「以經解經」方法，非常溫和而又詳盡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什麼會被誤會、利用，而致使現代中國人對其的反感，解釋得讓人心服口服。

由此，我認識了貫穿於中華民族波瀾壯闊歷史中，那散發灼灼光芒的人文精華，也看到在此薰陶下，一個個實實在在的，道德高尚，孜孜為善，超然於世間名利的前輩先賢。

南太老師的書，完全顛覆了我以前對中華文明的認知，才知道我們的人文文化，一直是追求真、善、美，追求和平與包容。並且早已有了成熟的理論和行之有效的方法，這是任何地方，任何時期都需要的。我開始為我們的祖國，我們的文明而感到自豪。

「我們要想讀得懂自己文化的古文，最好的辦法就是以經解經。別人的很多註解，先不要看它。因為先看了別人的註解，有些觀念就會先入為主。如果你的主觀先被人拉住了，以後便很難變化。所以我主張以經解經。有時你讀它的本文，前邊不懂的地方，等你讀了後邊，那前邊的也就懂了。即使錯了，也錯得很少，不會離譜。」[8]

「我說，中國人談孝字，『父慈子孝』是相對的，父親對兒子付出了慈愛，兒子回過頭來愛父親就是孝。『兄友弟恭』，哥哥對弟弟好，弟弟自然愛哥哥。我們後來講孝道：『你該孝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』。這說法有問題，天下的確有些『不是的父母』，怎麼沒有『不是的父母』呢？這不是孔孟的思想，是別人借用孔孟的帽子，孔家店被人打倒，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。……就是說父母好比兩個朋友，照顧了你二十年，如今他們老了，動不得了，你回過來照顧他，這就是孝。

孝道的精神就在這裡，假使一個人連這點感情都沒有，就不行。」[4]

「古書上的『民』，就是現代語的『人們』，或者是『人類』的意思。那個時候辭彙不多，每有轉注及假借的用法。其實『民』字是代表所有人們的一個代號。如果對這個觀念認識不清，就很容易誤會是上對下的一種稱謂，而變成古代帝王統治者的口氣了。」[5]

「細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，會發現一個秘密。每一個朝代，在其鼎盛的時候，在政事的治理上，都有一個共同的秘訣，簡言之，就是『內用黃老，外示儒術』。自漢、唐開始，接下來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創建時期，都是如此。」[5]

「儒家是糧食店，道家是藥店，佛家是百貨店。」

「在中國歷史文化上，有一個不易的法則，每當時代變亂到極點，無可救藥時，出來『撥亂反正』的人物，都是道家人物。不過，他們有他們的一貫作風——『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』。幫助人家打好天下，成功了，或在私人事業上，幫助別人發財，當上了老闆，然後自己飄然而去。如商湯時的伊尹、傅說，周朝開國時的姜太公，春秋戰國時期的范蠡，漢朝開國時的張良、陳平，三國時的諸葛亮，都是道家人物。」[5]

「『子曰：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』。假如有人問，孔子的學術思想真正要講的是什麼？可以大膽地引用這四句話作答，這就是他的中心。也可以說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，立己立人，都是這四點。」[4]

「如果想內明修養達到『明德』的境界，由此外用於『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』，就須從『修身』做起，故『修身』為內明外用之間的重大關鍵。」[15]

「如果學會了《易經》，不必卜卦，六十四卦，沒有卦是完全好或完全壞的，每個卦都好中有壞，壞中有好，只有謙卦這一個卦是全好的。謙退，謙讓，有利益大家拿，自己都不要，這當然好，六爻皆吉，這是宇宙的道理，人生的道理。」[6]

「以《易經》看起來，天地是有缺陷的，天地並不圓滿。於是中國文化中提到人文文化的價值，也是孔子曾經講的一句名言——人生的價值在『參贊天地之化育』。」[6]

「『參贊天地之化育』，正是人道價值之所在。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忽爾數十年的生命，彷彿過客，晃眼即逝，到底它的意義何在？我們這個天地，佛學叫做娑婆世界，意思是『堪忍』，人類生活其上，還勉勉強強過得去。這個天地並不完備，有很多的缺陷，很多的問題，但是人類的智慧與能

力，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運用，便能創造一個圓滿和諧的人生，彌補天地的缺憾。」[5]

「『一切賢聖，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』，佛法是這樣的偉大！這是佛法的精神，它不像其他的宗教，否定自己以外的宗教，佛法是承認一切的宗教，一切的大師，乃至到了華嚴境界，連一切的魔王邪王都對了一點。只要你教人做好事，這一點終歸是對的。所以一切賢聖，羅漢也好，菩薩也好，你也好，他也好，對於道的瞭解，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。」

靜坐與體驗

後來，有了音頻，覺得又親近許多。南太老師的聲音，非常的安寧，即使在著急地說話和大聲呵斥時，那聲音都含有一種穩穩的靜意，聽著聽著，心會漸漸地沉靜。在南太老師遷化的那段時期，天天讓自己浸在他的聲音中，減輕了心中的難過……。

當時電腦剛開始普及，我迫不及待地買了，就是想從視頻中看到南太老師。完全是菜鳥的我，一步一步跟著學操作，終於下載成功。那就是《南禪七日》。當南太老師一身長袍出現時，非常激動：完全符合心目中的形象——慈祥睿智，清朗超逸！嚴肅的時候，好嚴厲，不過馬上就笑了，像一

個稚童般的無邪。

《南禪七日》一開始就介紹〈四依四不依〉。自謙得讓人感動：

「真正學佛要高度的智慧，佛法是智慧的學問，不是一般的常識，也不是一般的思想，我們首先交待這個。我這一番話的重點，希望大家對我，不要寄望的太高，更不要重視我，我是個非常普通的人，只有一點，我多活了幾年，比你們多吃了一點鹽巴，如此而已，以老賣老，只有這一點那還可以，其他都不行的。」

接著講人如何死和生。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：

「世界所有的學問，其中有個問題最大，就是生與死。生命怎麼來的？就是研究生死問題，這是佛法的精神。人為什麼生來又會死掉，為什麼會老會病，又會有那麼多痛苦煩惱？釋迦牟尼佛出來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從此我日夜看。更嚮往南太老師講的禪定之樂，什麼內觸妙樂，離生喜樂，離喜得樂等等。這不就是我所追求的嗎？興致勃勃地開始打坐。

剛開始，單盤十多分鐘就痛，痛得晚上都睡不著。雙盤嘛！腿盤上，屁股就坐不下；坐下，腿就盤不上。不過，真如南

太老師講的，越是初學打坐的人，越容易達到一些好的境界。

比如：有一次很隨意地坐著，不久就感到頭頂，有清涼下來：好似夏日黃昏，洗完頭後，在高高的陽臺上吹著涼風時，往頭頂倒了一匙花露水，從頂上四方散下，溢滿整個頭部，爽快極了……與《南禪七日》裡講的輕安初發現象，一模一樣。後來沒有了。

看了《禪密要法》，又去觀想左腳趾，觀了三天，白骨沒觀成，只這腳趾處三根骨頭髮熱。好奇怪！一天，觀想滿閻浮提的白骨行行相向，忽然間，就真的全是白骨，嚇一大跳，好害怕，不修了。

南太老師大力推薦安般法門，自己也去試，怎麼也體會不到。有一天，累了，很自然地，也沒有數息，突然體會到了息；在每一次的呼氣末，下一次的吸氣前，那個停頓之間，有一股渾厚的力量滋生，周而復始，精神體力隨之旺盛起來。南太老師比喻成「充電」，極為形像。不知大家有沒有觸電的經驗。初中的時候，物理課說銅能導電，不知死活的我，真的拿了根細細的銅絲，在檯燈接口上試，立刻，一股麻麻的強大的電流傳來，嚇得馬上扔了。二者感覺極其相似。可惜，黃鶴一去不復返……。

這些「瞎貓碰到死耗子」的經歷，讓我相信佛法講的是真的。而南太老師，則是最好的橋樑：

「我這些講法，你查密宗、顯教經典上找不到的哦！但是我每一句話都有根據。所以啊！你以為禪宗祖師亂講的？語語不離經典，有所根據的，不是亂講的，亂講就是魔說了。我根據經典，變了告訴你，供養給你們諸位，這樣的透徹的經驗的道理告訴你了，你就修持容易上路了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」[7]

「你不要看到我什麼都給你們剝的乾乾淨淨，剝了以後，還要肥皂刷一下，還要刮皮，剝得乾乾淨淨給你們弄清楚，『莫將容易得，反做等閒看』。不要當成隨隨便便，應該有非常珍貴、稀奇、難得之想，你或者得到作用。」[7]

接著下載了《楞嚴經講座》、《唯識與中觀》，一有空就打開錄音聽。南太老師在這二個講座中將佛法修持的中心內容全講了，連可能走的歪路也講得清清楚楚。太喜歡了，就打成了文字。

（其實聽錄音更好，特別是關鍵的地方，南太老師一定會加重語氣的，那時就真的要特別注意了）。

《楞嚴經》作為禪宗最重要的經書，文字多難。可是，南太老師在講座中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解釋，像教幼

稚園的小朋友一樣地耐心細緻，旁引佐證，活潑潑的，又說比喻，又說笑話，把自己所知、所見、所經驗的傾力傳授，讓人都不好意思說難。如果我在佛法上有所得益的話，這個講座極其重要。

「佛把明心見性的道理講得很明白。一切思想感受一切的境界，有動搖。能知道境界的變化，苦樂的感受，這個沒有動搖。你知道自己舒服不舒服的，沒有動過。要在這個地方認清楚，很重要。」[2]

「能夠變的有生滅，那個不變的就沒有生滅。不變的本來在這裡。如你坐著覺得腰酸背痛，知道腰酸背痛的沒有酸痛。學佛先要找到這個才好修行，否則是盲修瞎練。在這個裡頭沒有生死，生死也是個現象。死的時候，知道要再見了的那個還在，在哪裡？盡虛空遍法界，無所不在，沒有變過。」[2]

「我們能聽、能看的作用都是自己本心本性第二重的投影。如古詩：『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萬里天』。所以第二月，是千千萬萬，妙用無窮啊！大家要悟道，從這裡悟。所有的東西都是第二月，學佛要找的不是第二月。第二月多得很啲！一葉一如來，一花一菩提。」[2]

「你的本心不增不減，本來清淨，不要你去修它的，修它

多不出來，不修也少不了。」[2]

《楞嚴經》聽得起勁，雖然一頭霧水，卻用到過一次。那是在靜坐初期，坐中想起過去的傷心事，禁不住抽抽答答地哭了。結果一哭就是一個多小時，想停下，卻發現停不了，這可怎麼辦？當然得從佛法上找。邊哭邊使勁想，終於想起南太老師在說到〈畢陵伽婆蹉悟道因緣〉時，反復強調的：「在痛的後面有個知道痛的，那個是不痛的，這是第一步。」同理，那知道自己在哭的，並沒有哭。這麼一想，奇怪，馬上收淚，還為自己剛剛沉溺於情緒中而很不好意思起來。

相比較而言，唯識方面的書籍簡直是『難於上青天』了，八識、二無我、五法、三自性。一大堆名詞，枯燥無味，盡己一生，不知能不能把這些名詞搞清楚。難得南太老師在《唯識與中觀》中，極為詳盡風趣的講解，一層層地配合靜坐修持功夫，將世出世間的秘密都顯露無疑。

「這是佛法裡頭的一個真智慧的法門。這不能夠只作信仰方面來聽。真正摸到佛法的根基，絕對是要學問的，要思想要智慧。

馬上二十一世紀要開始了，我們如何迎接這個新世紀的

思潮，使科學的思想如何歸到哲學的路線，因為哲學是可以天然的給一切科學作結論。那麼哲學的最後必須要走入形而上學。形而上學的最高處，全世界學識文化，據我所知，除了正知正見的佛法以外，便無第二法門。

我們自己站在正統佛法的立場，把佛法真正的正知正見，如何弘揚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心去，如何告訴世界的人們：人——活著，全體應該如何走我們人生安定、和諧的路線，死後或者是現生，我們怎麼樣可以證到與天人合一，超越天人，證得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的形而上道的菩提淨土。」

聽完後，對我的好奇心是極大的滿足。

從此，無論是外在世界的奇異現象，還是內在心理層面的剖析：善的、惡的、無記的，「變態心理」、「邪惡心理」、「第六感」、「直覺」等等，都不再困惑。這些每個人都具有的，重要的是你發揮了哪一面，而外在環境的長期的熏習極其重要。對於現代科學的新進展，也有了譜：不過是漸漸地靠近佛法。

想起剛開始靜坐，腿還很痛，發現一個奇怪現象，那就是老是回憶起過去做過的事，特別是過去做過的夢。有些都

已經完全遺忘了，卻一一在坐中現出。害得我心中嘀咕：什麼靜坐，簡直是夢境大回憶嘛！

由此，我相信了〈唯識〉說的第八阿賴耶識，它確實能含藏一切信息而永不丟失：「縱使經百劫，所作業不亡。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不是理論。

過去見到那首偈子：「欲知過去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來世界，今生作者是。」心中嘆服：雖然不能取信於人，倒也能自圓其說。學了唯識後，相信了。這也讓我害怕：做過那麼多壞事，都存在那裡了，因緣會際，將來肯定受報，怎麼辦啊！

我是採取邊念咒計數的方式靜坐。有一天，用了一種新的計數方法。結果我這個笨蛋，居然把數字算錯，比平時多計了一倍。中間腿痛。但依經驗，只在快完成數量時才會痛的，現在只完成一半，怎麼可能痛？一定是搞錯了！就不去理它，堅持計數念完。才發現居然這麼久。整個過程，是有點怪怪的感覺，但絕不是痛。在平時，早就向痛投降了。我相信了〈唯識〉所講，「第六意識可以超越身體的。」

不過也嚇得不敢輕言修持，佛法真是太偉大了，可是要證到實在太不容易了。

曾私下改了一句詩來形容：未出生時便有份，待凌雲去仍初步（原詩：「未出土時先有節，便凌雲去也無心。」）

南太老師說他真提禪宗，門前草深三尺。依此看，豈止三尺，簡直三丈；豈止三丈，分明是萬丈懸崖啊！當今世界，有誰能企及這樣的高度？！

「至若禪門之禪定，《六祖壇經》、諸祖語錄，言之甚眾，文繁不引，且錄南泉語，以殿其後：據說十地菩薩，住首楞嚴三昧，得諸佛秘密法藏，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，禪通妙用，至一切世界，普現色身，或示現成等正覺，轉大法輪，入涅槃。使無量入毛孔，演一句經，無量劫其義不盡。教化無量千億眾生，得無生忍，尚喚作所知愚，極微細所知愚，與道全乖。大難！大難！珍重。」[3]

從中，我體會到南太老師的孤獨，但南太老師不會寂寞，因為有智慧解脫之樂，禪定之樂。

說起禪定，沒有比南太老師講得更清晰明瞭。《參禪日記》裡那位了不起的老太太，在靜坐中達到那樣的深度，凡碰到問題請教南太老師時，南太老師一一詳加剖析指點，如數家珍。從此對南太老師不是心悅誠服所能形容的。也解決了我的一個重大問題。

這個問題以前一直困擾著我，那就是對佛經中出現的有些情景無法相信，比如天人啦！鬼神啦！佛菩薩啦！各種佛國啦等等。覺得完全是在自說自話罷了，叫我如何相信？而一些佛學刊物中，也將這些說成是想像中的事。

包括中國道家，神仙傳中的內容，我認為都是胡說八道，騙騙人罷了。這也是那個時代所受的教育。

可是有一次，正看一本《中國佛教》，提及這些，作者說到：這都是佛在禪定的境界中說的。霎時，聯想起南太老師關於禪定內容的介紹，一下就全部接受了！不但接受了全部的佛經所說，也接受了所有有關神仙方面的說辭：中國人是真的。不是幻想，不是愚昧欺騙，不是故弄玄虛。釋迦牟尼佛在修道的過程中，將生命的全部潛能也一一發掘出來，這是所有達到禪定狀態的人，都會有的境界。現在科學界也承認，我們認識的物質，不到這個宇宙的5%。而借助禪定，可以一窺其他95%的世界。

那段時間反覆聽，反覆看，雖不太懂，但喜歡。從來都沒有想到那麼高深的佛法，可以表達得如此淺白而又不失原意，還能這麼緊密地與實踐生活聯繫在一起，有時聽到南太老師講人間百態或修行過程中的一些事情，完全是在說我

嘛！會哈哈大笑起來。

「我隨時都在改，物件不同，時間不同，地點不同，非改不可。但是，大原則不變。過去的禪堂，你坐在那裡幾十年，也沒有一個老和尚像我這樣婆婆媽媽的苦口婆心的，隨時給你講，隨時管著你，隨時給你改正。你坐死了，他都不管你。所以，我看到那些老參們，坐了幾十年，一點屁用都沒有。我看了蠻可憐。如果，真正的叢林禪宗，真正發心求學的人，和真正發心慈悲布施（法布施）的人，配上這種隨時隨地都在提醒的方法，我想一塊石頭都可以磨出發光的智慧。」[3]

每每看到這段話，我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後來，看到南太老師與人說起，希望他的書能留傳下來，哪怕只有幾本，擺在圖書館的一角，有一天，一個真正想求道的人，無意中能發現，而得到受益。也很欣慰了。

那時，我也流下了眼淚。

我無知到什麼程度呢？在成年以前，一直以為繁體字是臺灣和香港的文字。而看的第一本繁體字的書，居然是水月齋的《指月錄》。

書郵寄過來：厚厚的二塊磚頭。心裡已經在打鼓了。

一翻——豎排繁體，就傻眼了。瞧了一行：沒有標點！沒有標點！沒有標點！那個後悔啲！可是，看了後，那才叫欲哭無淚：這是天書嗎？你來我往，吟詩作畫，夾槍帶棒，那麼熱鬧，究竟在說什麼啊？！我是吃幾個酒浸黑棗都要昏昏然的，但每每一看此書，猶如拖了座山橫在胸口。恨不得拿大碗灌酒，醉死算了！不過現在很喜歡，想到很多高僧大德，甚至南太老師都可能翻閱過這個版本，就好像在一起看呢！

念咒與反省

期間，因痛苦的威迫，就近皈依了普陀山的上華下智師父。她非常的好，曉得我在看書，沒有講大道理，只是問：為什麼學佛？我衝口而出：要了生死。當即就被呵斥：不對！要為度眾生。我沒有說話：自己都救不了，還想救別人？然後教我先要拜十萬拜的佛，念十萬遍的咒子。三年的時間我完成了。接下來怎麼做？

說來很巧。之前，我一直像看小說一樣看南太老師的書。南太老師確實給了我們一桌滿漢全席，從哪下口呢？試過一些都不行。

就在那時，看到一則記敘：南太老師對想學佛的人說

過：「要學佛，先念一百萬遍的準提咒再來。」

說來奇怪，就這麼一句話，我從網上找到準確念音，開始念準提咒。為了這一百萬，走路的时间也沒有放過，單位組織的旅遊也不去，天天計數。確實念了幾十萬遍以後，有點心想事成了，開始以為是巧合，一邊堅持念，一邊不太相信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那時有過機會的，只是沒有珍惜，不是沒有珍惜，是沒有意識到。呵呵，普賢行願沒有做到，有機會也錯過。正因為錯過，以後的痛苦更深。

「人的懷疑最嚴重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佛在你面前，你也不會相信。」

我就是這樣的心情：即使準提佛母親自現身在這裡，也難以相信。但我相信南太老師。一年內完成了。問題沒有解決。就依南太老師的話，念五百萬遍。

當最痛苦的時候，正好將近五百萬。面對死亡的考驗，才發現拜了那麼多佛，念了那麼多咒，看了那麼多書，懂了那麼多理論，一點都用不上，為什麼？

我又一次到了極度壓抑之中，身體也很不好起來，但比起我精神的痛苦，又算得什麼。

我意識到自己原來是那麼的壞，自私、狠心、貪婪、慳

吝、嫉妒……唯識裡講的壞一點都不缺，而我以前還自以為自己是個好人。由此看來，人要真正的反省，是不容易的。

然後又想到唯識裡講的因果報應：「種子生現行，現行熏種子。」更擔心自己的未來，做了那麼多壞事，將來肯定有惡報。怎麼辦啊？！

後悔、愧疚與自責，日夜折磨著我。這樣下去，一定活不了。

但以前的努力沒有白費，我堅信，答案一定在佛法裡，發誓一定要在佛法中找到，然後去幫助他人，以彌補我所有的過錯。

信心是多麼的重要。我把南太老師的書當作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日夜地看，聽，字面上好像是懂了，我的痛苦為何依然？

每每夜深人靜，站在陽臺，仰望星辰，默默感受著「誰教苦自結同心，魂夢清宵帶影臨」意境。

我開始依著《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》檢討自己。

「普賢行願品的修法。這是學佛學道最關鍵性的信念所在。修學普賢行願是學佛的第一步，像我開始學佛，首先就

是普賢行願品及準提法這樣一路上來，循此求證菩提，可以迅速成辦，沒什麼稀奇。」[14]

看到南太老師曾對人說：「你要學佛，就先把你最喜歡的東西扔掉。」

我最喜歡什麼？錢。我所受的一切痛苦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慳吝，捨不得錢。於是找各種方法，把手頭所有的錢都捐獻出去了。

親近善知識

然後，就在常去的《準提共修》論壇看到了介紹老師的書——《探尋生命的真實——靜坐散記》。一看之下，大吃一驚。

以前我滿心滿眼都只有一個南太老師，也只看南太老師推薦的書，因為深知自己的根器不夠，要是沾到一點點毒藥，馬上得死。

記得準備學靜坐前，看了一些書，說要無念。心想，那就什麼都不去知道好了。結果還沒坐呢，就被南太老師一棒喝醒：

「無念要注意。一般人的學佛，以為打坐學佛到達了無

念，什麼都不知道是入定，很糟糕的。你們打坐學外道也好、學佛也好、學密宗也好、學顯教也好；認為什麼都不知道，也想達到自己什麼都不知道，沒有感覺、沒有知覺以為入定，你恰恰到了『無念定』，即無記性。你這樣修持來生的果報走入畜生道，資格最高的是變豬，變成動物，吃飽了頭腦沒得思想。我可以告訴你我本身的經驗。我修無念定整整半年以後，我所有的文字忘記了，拿起筆來不會寫字，一個字寫不出來。馬上自己警覺到這不是道。所以宗喀巴大師也曉得，大批駁。所謂漢人沒有真正佛法，佛法在西藏，就是這樣來的。這個無念怎麼是佛法？無念是無記性、大昏沉。」

[9]

我很想找老師，可是，網上沒有一點消息。正好在上海，有首愚法師的準提法會。於是，從沒獨自出過遠門，連打的（坐計程車）都不會，又極其怕暈車的我，踏上求道之路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穿著打補丁衣服的大和尚。法師氣宇軒昂，面帶微笑，樸實謙和。唱念如海潮音般，幾欲被沖倒。其帶悲音的六字大明咒一起腔，頓時讓人淚流不止。晚上施食，柔和空曠悠遠的聲調，幾疑天籟，任何歌聲都無法相比。

法師除了教念，就是結合生活實際，細細講解普賢十大願。晚上小參，話筒依次傳來，有問題就提。全堂有時多達數百人，法師面不改色，一一開示。有道友問獅子坐是怎麼樣的，法師居然走下座位，親自趴在臺上示範。

談及南太老師的時候，眉飛色舞：「有時一天忙下來，很晚很累了，南太老師就說：你去休息吧！一言之下，全身當即空掉。」真讓人羨慕。一次，說起南太老師非常愛惜人才時，法師極為動容的神色，讓我至今難忘。

準提七結束當晚，是聯歡，大家上臺表演節目，法師則唱起那首短短的臺灣鄉謠，呵！聲震屋瓦，響遏行雲……。

就在如海潮般起伏不停，富有韻律的念誦中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「空」。當忽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，卻很恐懼，可以說前腳剛丟，後腳就把「我」拉回來了：「學佛的人天天想空，空的境界來了就怕死了：我要死了，明天不來了。」[9]

柳暗花明

未隔幾月，古老師的《圓覺經略說》導讀班在上海舉行。

古老師一身唐裝，沉默寡言，面帶威嚴，像個嚴肅的老師。上課時大家輪流讀一段，古老師就重點部分講解，我懵懵懂懂的跟著。

當時地處飛機場附近，隆隆的起飛聲時時掠過，而古老師為了讓我們認識什麼是清淨心，總是在課堂讓我們聽：「聲音來了，你聽到了嗎？……現在，聲音沒有了，你聽到了嗎？」

唉！當然什麼都沒聽到。這不就是南太老師講《楞嚴經》時說的聲音的靜相嘛！我早知道了，跟清淨心有什麼關係啊？！何況佛法講常樂我淨嘛！那個樂在哪裡？我不是為了追求這個才來的嗎？

到了第三天，同室的道友聽著聽著突然就悟到了——就是這個嘛！開心得不得了，嘰嘰喳喳的到處拉著人說。

她越高興，我越傷心。沒有辦法，只好拼命地念準提咒，祈求準提佛母的加持，其實已經絕望了，但還是念，堅決賴上；南太老師介紹的，您一定得幫我。然後，時時注意當下，什麼都不去想。晚飯也不吃，坐在課堂翻書——到底什麼意思？

第四天，古老師特別點了幾個人說話。點到我時，才知道，我的一舉一動都落在老師的眼裡呢！既感動，又難過，就說：我太壞了，凡事順著我就高興，逆著我就生氣。這輩子是不行了，多做點好事，下輩子希望能投個男胎，童身

出家，會好點吧！古老師笑笑，盯住我：你注意，現在聽我說話，聽到了嗎？——聽到了。然後他沉默了：現在呢？我真是摒聲側耳——還是什麼都沒有聽到。哪有什麼啊！

說來真是奇妙，就在這時，整個身心霎地往那個什麼都沒有，心思閃電般一轉；啊！莫非就是這個——什麼都沒有？！我一下愣在那裡：「了不可得，本來如此」就是這樣。原來一切都不可得啊！本來就不可得。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只是雖然不可得，還有個了。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本位上，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……頓時，所有的痛苦渙然冰釋。

這時，想大哭：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！冤枉啊！生了那麼多氣，使了那麼多壞，痛苦了那麼久，何必呢！又想大笑：原來真的「佛法無多子。」追得好苦，以為會多麼神秘稀奇，至少會得到個什麼吧！光啊！明啊！樂啊！清淨心啊等等，居然什麼都沒有！同時馬上認識到：雖然如此，我這滿身的積習，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轉淨啊！？

滿堂的人都看著我。好想像古代禪師般吟句詩，紅爐上的一點雪啦！火裡生津焰裡蓮什麼的。最後，終於憋出一句話：原來法身是不用修的，修的是報身和化身啊！這還是當

時黑板上寫著的呢！

事後，我對古老師說；我好笨啊！古老師大笑起來。有同學問：上幾天你臉色是黃黃的，現在都透出紅色了，你悟到什麼了？

我能說沒有悟到什麼嗎？這事，一開口就不是了。

現在才懂《指月錄》那些禪師為什麼要捂求學者的嘴了。所謂：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那也只是形容詞罷了，卻被它騙得好苦，以為真有個這樣的東西。

我好感激。可似乎覺得沒有什麼可感激的（我好沒良心啊）：我又沒有得到什麼，何況人人本來都具備嘛！但我明白，如果沒有生活中痛苦的逼迫，沒有日夜沉浸在南太老師的影音，沒有禮拜、念咒、打坐和布施，沒有強烈的向佛菩薩祈求，沒有古老師的慈悲關照，是不可能一言之下體會這一點的。

這以後，才懂南太老師為什麼總是說：「不要以有所得的心，求無所得的果。」才知道什麼是「清明在躬」。才知道南太老師說的：「告訴大家一句話：無生死可了的時候，才可以了生死……。」

再看佛經，看《指月錄》，看南太老師的書，特別是《習禪錄影》，《楞嚴經》，完全不同以往，有些能懂了。禪師們

看起來千奇百怪的言行舉止，只是不同的接引方法，就是要將你的心意識打掉。

「不管修什麼宗，乃至於外道，如打坐時有個境界，有心所起的作用，都是第六意識妄心的境界。有心所起的作用，不管多偉大多了不起境界都不是本覺自性，不是形而上的道。」[2]

「你說悟道有沒有境界？沒有境界。沒有境界怎麼叫悟道？那個沒有境界的悟，那個就是境界。」[2]

「禪宗有時候講修持：切斷眾流。我們思想像一股流水在不斷地流，你能夠打坐也好，不盤腿也罷，能把這股流水切斷兩半，源頭一面不再流過來，另一面流乾了，中間就空住了。實際上這個境界是無想定。

但是這個境界完全是無想定嗎？不然！切斷思想之流，將其切斷了，這裡頭有無想定的境界，加上悟，慧力一交，那不是無想定了，那就是悟道，可以到達禪宗的破初參，這就是中觀的道理。這是把禪宗的修持方法嚴重地告訴大家了，你們自己注意，拿得到就拿，丟掉了忘記了，慢慢定力夠了再聽。」[9]

同時，深深覺得，人世間的一切痛苦真的是可以化解的。像自己，自私又小氣，一直想要別人對我好，對我關

懷，得到就開心，得不到就生氣怨恨，從來沒有想過，自己本來就很好，自己就可以享受自己。本來每個人都是自給自足，如老師所說：

「人是很高貴的，因為可以什麼都不要。只要你要一點點，就是貧窮。」

何況，人世間，哪有要夠的時候。同時因為知道了這個，從而也可以對別人好，看到別人的痛苦，就想到自己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」

好像窮人找到了寶藏，我人生早期的問題有了答案。

心的故鄉

想起以前喜歡的臺灣作家三毛，寫過很多熱情開朗的文章，最後卻抑鬱自殺。她的祖居就在我的家鄉——定海小沙。她寫過一首詞，後來成為流行歌曲——《橄欖樹》：「不要問我從哪裡來，我的故鄉在遠方。為什麼流浪，流浪遠方，流浪……。」

多少人為了追尋心靈的故鄉，歷盡千辛萬苦：「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誰去？」卻不知道，故鄉，就在自己這裡，從來就沒有離開過。

都說：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卻沒想到，縱隔天南地北，跨越千世，此心，從來就是安祥如故。

這才是人生最大的財富。幸運的是每個人都有，很公平，沒有人多一點，也不會少一點。縱然這世間充滿不幸與困苦，有了這個，即使冰天雪地，也溫暖如初。

禪宗佛法，就是幫助你發現這一點。

「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我們講中國思想，儒家思想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都用這四句話。也可以說中國文化講人的學問，修養的中心，教育的中心，都在這裡，也可以只說一個字『中』。『人心惟危』，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險的，這個危險並不一定是殺人的危險。凡是人都有欲望，而欲望是一個總稱，現代說的『好勝心』、『榮譽心』、『有希望』、『生活有意義』這些都是好事情，歸納起來都是欲望；欲望的奔馳，會使人心非常危險。能毀滅了自己，也毀滅了世界，都是欲望問題。……在思想上可以持平的才謂之中。因此中是一個抽象的名稱。也可以說是一個實際的東西，並且涉及人格的修養，所以我們作人處世要持平，真能做到平，則一個人平了就沒有話講，『水平不流』、『人平不語』。『不平則鳴』，一不平就亂

起來了。為政的道理在持平，可是求平很難，所以中國人講究天下太平，太平實在難求。『平』就是『中』的道理，個人修養，作人處世也如此。」[4]

「出家修行，在家修行，做人做事乃至社會、政治同一個道理。什麼叫人心安定，天下太平？就是這樣：不是外面力量強逼你，也不是上面的威嚴要你這樣，此心人人平靜了，真正的平等。行為上，團體群眾的行為叫平等，個人的行為是平安，平安就是福，誰也不要照應誰，誰都在照應誰，自然就有福了，安詳的走去……。」[7]

從此內心平靜了許多，每次的起心動念自己比較清楚，常常有淡淡的喜悅感，對佛菩薩與大善知識充滿深深的感激。但是，一做事，就一塌糊塗，仍被習氣牽著走，所知所見的就用不上，更何談去幫助他人。落入南太老師說的：「看得破，忍不過；想得到，做不來。統統完蛋。」

為什麼？

「庵提遮女問文殊菩薩，明知生死是幻，還是被生死這股力量轉走，其理由何在？文殊菩薩回答四個字：——『其力未充』。你說看空了生死，但是生起病來還是害怕的。你看空了那一點沒有用。為什麼念佛、念咒子不能起作用？

其力未充故，力量不充實。力是十波羅密的最後倒數第二位，這個力量是要功德智慧修來。」[12]

於是，就拖個旅行箱，到處找地方靜坐。以為這樣力就會充實了。結果可想而知。

道南習禪 唯有行願

曾在網路上看到張老師在講解〈唯識三十頌〉時說：

「一切存在的根本、一切存在的價值、一切存在的美好究竟在哪裡？答案是：一切的存在，原來是理無礙、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這是華嚴告訴我們的。」

帶著這樣的憧憬，我來到了湘潭道南書院。

老師對待世人深切關懷憐憫的情意，對一切苦難大無畏的氣魄，瑰意琦行，超然獨處的情操，深深地震撼了我。其對儒釋道深入透徹又融會貫通的講解，處處充滿禪機的接引，與南太老師如出一轍。只是更多地涵蓋了西方的哲學思想。言語更直捷痛快。如果說南太老師言談如天馬行空，將精華所在珍珠般漫散於話裡話外，那老師則是用了一根金線，把這些珍珠都串起來了。

「我佛有言如皎月，照人煩惱作清涼」，聽著老師的

話，身心便漸漸舒展，進入無憂無慮的勝境。頗有「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霄」之效，更幫我解決了以前很多的疑問。

在南太老師的每本書上，總能發現很多話頭，拔人心弦。如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」不對在哪？「有在空中，空在有中」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心物一元是次一等的說法？…… 等等等等。

曾經對「內聖外王」的意思含糊，結果老師：「內聖——明心見性，外王——慈悲喜捨」一句話解決。真是茅塞頓開。

但又被老師嚇住了：原來要達到真的無我，就是這樣不要命的方式啊！而這種方式，居然沒有累死人！只見到八十多還病了的老師在禪七上越說越精神，聲音也越說越大。我見識了什麼是「願力生不可思議的力量。」

才明白，為什麼老師說：「要丟掉自己。」自己，就是貪嗔癡。怎麼丟？就是從做人做事上；永遠做好事，又不認為自己做過什麼好事。這樣，唯識中六個根本煩惱和二十個大中小隨煩惱，就一下都轉過來了。就這樣簡單，就這樣難。

禪七的最後一天，老師說：我沒有說過一句自己的話，都是南太老師的話。我深以為然。

當初南老用限時掛號信寄給老師：「去掉庸俗最重要！」

老師做到了。已經八十多歲了，每一年多次來往於海峽兩岸，主持禪七，傳道解惑，接引學者；耗費心血修建道南書院，希望能夠恢復禪院風格，培養人才；孜孜不倦地看書寫文章；「研究佛法的唯識哲學，試圖和古今中外各國的人文思想，會合一起，俾建構一個統一性且在經驗上可行的思想系統」[13]，「建設共生共存、共用共榮的和諧社會」[13]。如此艱辛繁重的日子，非甚深禪定功夫和慈悲願力，決不可能支撐。卻很少人理解，多的是被誤會，受輕視，甚至阻撓。

老師說：「要是以前，會革命。革命是把別人殺死，不革命是把自己殺死。」

當時老師深深地，靜靜地看著大家，無限安祥，無限慈愛，散發出一種超越人性的光華：高貴、聖潔、溫暖。我的心再次被震撼，淚流滿面。

南太老師說：「學佛學禪只有兩個人會成功，絕頂聰明跟絕頂的笨人，就怕中間半調子。」[7]

老師：「絕頂的笨蛋，需絕對的誠懇；絕頂的聰明，需絕對的善良。」

因為笨，只有信。信了才會依著去做，在做的過程中，會

真正相信。因為「佛法是經驗，只要是經驗，就一定會有一致性，可重複性，可驗證性。」

所以，剩下的就是行了。想行也不是容易的，見地不透徹，哪有智慧面對形形色色現實世界，非陷進去不可；修證不到家，一點點事都忍不住做不好，何談為眾生服務；而行願，與上面二個息息相關，一切都落實到行願來，一切都是為了更好的行願。修行，如此而已。像老師說的：「要悟幹什麼？天天做好事，就是悟。」

無盡的明燈

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十萬里。經綸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」這是南太老師自撰對聯。拜讀南太老師的書至今，作個總結的話，最確切的就是這四句話。

南太老師講的，如果只作為一個學說去研究的話，實在是天大的浪費。

「要注意，我是要配合修持講。有一點不合修持路線，你是空話。科學的精神就要實踐。這叫生命的科學。」[7]

「佛為什麼說了那麼多學問？後世分了那麼多宗派？佛的目的為什麼？是告訴你們懂這個道理，好修持啊！好成佛啊！實際上佛學每一個經典，每一句話都是科學，都是可以

求證到，不是理想的哲學。」[7]

最珍貴的是，南太老師沒有任何保留，將很多過去大家秘而不宣的秘密公開，這是何等的慈悲：

「什麼秘密到我手裡就不秘密了。人家常常問，南太老師……我說，我不是老師，我是誠懇真話。我說道是天下的公道，不屬於我的啊！我不過先知道了，我轉告給你就是了，不能有私心的，私心不叫道，道是天下的公道。」[7]

而正是這種絕對的無私，卓越的智慧，讓我信服至今，一直追隨著他說的一切去做。（很慚愧，完全沒有做到）

我覺得，自己的一生，不只這一生，生生世世，都有了方向，有事情做了——修行。

生與死，是每個人無法避開的重要課題。有怎樣的生死觀，就有怎樣的人生觀，進而形成怎樣的社會。中華文化的可貴之處，就在於教育人應該形成正確的、利人利世的人生觀。禪宗佛法之所以站在人類文明的最高峰，就在於它直面生死，深入佛法最中心，求證生命終極的奧秘。只有得道證空的人（空不是沒有）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，才能做到徹底的寬容與無私，進而幫助他人。但即使沒有悟道，也沒有關係；

「豈不聞乎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』。雖然如此，姑且

指個去路，曰：最初的即是最末的，最淺的就是最高深的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[3]

學了好長時間，兜兜轉轉，發現自己，又回到了起點：

「規規矩矩做人，老老實實學佛。」

南太老師說：人世間最偉大的事，是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業。然後以他的一生，實踐了。

同時，把所有的理論和方法，細細地交待了；對這個時代，所碰到的的人、事，都盡心盡力幫助了。

想起這樣的話：「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，於千萬年之中，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，沒有早一步，也沒有晚一步，剛巧趕上了。」

在對的時間，遇見對的人，是一種幸福。於我，是太大的幸運，生命由此展現全新而美好的一面。

得知南太老師是在中秋月圓之際遷化，每次月明之時，特別懷念，無限感激……。耳邊總是響起南太老師的聲音：「不要唱離別歌，我們不離別的。桌面團團，人也團圓，也無聚散，也無常。若心常相印，何處不周旋，但願此情長久，哪裡分地北天南。沒有什麼分別的，都在一

起……。」

是的，南太老師永遠與我們在一起！如那東山上升起的明月，聖潔又溫暖，照亮每一顆徬徨在暗夜裡的心靈，現出滿世間的清淨平和……。

（註：文中所寫老師，指張公尚德老師。）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南懷瑾先生，《花雨滿天 維摩說法》。
- [2] 南懷瑾先生，楞嚴經講座（錄音帶）。
- [3] 南懷瑾先生，《禪海蠡測》。
- [4] 南懷瑾先生，《論語別裁》。
- [5] 南懷瑾先生，《老子他說》。
- [6] 南懷瑾先生，《易經雜說》。
- [7] 南懷瑾先生，《南禪七日》（錄影帶）。
- [8] 南懷瑾先生，《易經繫傳別講》。
- [9] 南懷瑾先生，唯識與中觀（錄音帶）。
- [10] 南懷瑾先生，《習禪錄影》。
- [11] 南懷瑾先生，《宗鏡錄略講》。
- [12] 南懷瑾先生，《如何修證佛法》。
- [13] 張尚德先生，《2014年 張尚德老師對人類新希望的兩場演講》。

[14] 南懷瑾先生，《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》。

[15] 南懷瑾先生，《原本大學微言》。

尚德讀後：

小紅：

恭喜妳沉潛與慧心於南老師的聖智和如如中。

成佛是很深的，非在正確的止與觀上，修三大阿僧祇劫不可。

而且，絕對要發菩提心，釋迦牟尼佛在《解深密經》中就是這樣告訴彌勒菩薩的：

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當知菩薩法假安立，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，為依、為住，於大乘中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』」

祝福！祝福！千萬祝福！

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

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

